



梁启超《亡妻李夫人葬毕告墓文》。  
一向日成数千言、以行文快捷著称的梁  
启超，撰写这篇千字短文却格外持重。

◀ (上接2版)

照手卷本的分段与书写格式，  
顺序注说如下(原文的圈点改  
为加重号)。

惟民国十有四年岁在乙丑  
夏历八月既望鰥夫启超率哀子  
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思达思  
懿思宁思礼奉先室李夫人灵柩  
永安于京西香山卧佛寺之东原，  
实夫人周忌之后一日也。既克葬，  
乃以特牲清酒庶羞果蔬享于墓  
门而告之曰：

安葬李端蕙的1925年10月3日，  
夏历为八月十六日(既望)；而其  
病逝于前一年的中秋，即西历  
1924年9月13日。若以夏历计  
数，落葬正是周年忌后一日。此  
前一天上午八点钟，梁家已先在  
停灵处、位于广安门内大街的广  
惠寺举行过周年祭。“九点钟行  
移灵告祭礼，九点二十分发引”，  
亲友五六十人陪梁启超步行将  
灵柩送至西便门。梁先回清华  
略事休息，由十八周岁的梁思  
忠与十三周岁的梁思达兄弟扶  
棺赴墓地，日落始到。午后三  
点半，梁启超方带领王桂荃(1886—1968)及年幼的三个儿女思懿、思宁、思礼动身。当晚宿于香山慈幼院开设的甘露旅馆，以便次日晨七时半葬礼准时开始(参见1925年10月3日信)。

10月3日清晨七点三十五分，  
李夫人的棺椁移入墓圻。之后，  
应该就是宣读告墓文了。梁启超  
与子女信中说：“我的深痛极恻，  
今在祭文上发泄，你们读了，便  
知我这几日间如何情绪。”(10月3日信)

呜呼！  
君真舍我而长逝耶？  
任儿女崩摧号恸而一瞑不  
视耶？

其将从君之母，挈君之殇  
子，日逍遥于彼界耶？

其将安隐住涅槃，视我辈  
若尘芥耶？

李端蕙的母亲1923年5月  
去世，比其只早一年。梁启超  
长成的九个子女中，李夫人所  
生有三，即长女思顺(1893—1966)、  
长子(大排行为次子)思成(1901—1972)与  
次女思庄(1908—1983)。实则，  
检索《梁启超年谱长编》，可知  
李夫人与王桂荃总共有五女九  
子：上述三人外，产自王夫人  
的尚有次子(大排行为三子)思  
永(1904—1954)、三子(大排  
行为四子)思忠(1907—1932)、  
四子(大排行为五子)思达(1912—2001)、  
三女(大排行为四女)思懿(1914—1988)、  
四女(大排行为五女)思宁(1916—2006)、  
五子(大排行为八子)思礼(1924—2016)；  
另有早逝者五人，即长子(1897年秋  
出生，一月而殇，未取名)、三女  
思静(1909年生)、六子思均(1916  
生)、七子思广(1919年生)、九子  
思同(1926年生)。其中早殇的  
长子及思均可确定出自李夫人。

李端蕙去世后，梁启超撰写了  
《悼启》，末后述及：“夫人夙  
倔强，不信奉任何宗教，病中  
忽皈依佛法。没前九日，命儿  
辈为诵《法华》。最后半月，病  
入脑，殆失痛觉，以极痛楚之  
病而没时安隐，颜貌若常，岂  
亦有夙根耶？哀悼之余，聊用  
慰藉而已。”

呜呼哀哉！

自君嫔我，三十三年。  
仰事父母，俯育儿女，我  
实荒厥职而君独任其仔肩。

一家之计，上整立规范，  
下迄琐屑米盐，

我都弗恤；君理董之，肃  
然秩然。

君舍我去，我何赖焉？

梁启超1891年与李端蕙  
结婚，媒人即是其乡试座师李  
端棻。《悼启》中曾记其事：“光  
绪己丑(按：1889年)，尚书蕊  
园先生讳端棻主广东乡试，夫  
人从兄也。启超以是年领举，  
注弟子籍；先生相攸，结婚媾  
焉，于是夫人以二十三岁归于  
我。”而当年梁启超十九岁。迨  
1924年李夫人去世，二人成婚  
已三十三年。

就家世而言，梁氏为广东  
乡下耕读人家子弟，李氏则是  
生长于河北官署的仕宦出身，  
其“嫔炎乡一农家子”，确为  
“下嫁”。而梁启超对其“日亲  
井臼操作，未尝有戚容”也赞  
不绝口。《悼启》有几处颂其  
德，移录如下：

夫人之来归也，先母见背  
既六年，先继母长于夫人二岁  
耳，夫人愉愉色养，大得母欢，  
笃爱之过所生。戊戌之难，启  
超亡命海外，夫人奉翁姑，携弱  
女，避难澳门。既而随先君省  
我于日本，因留寓焉。启超素  
不解治家人生产作业，又奔走  
转徙，不恒厥居，惟以著述所  
入给朝夕。夫人含辛茹苦，操  
家政，使仰事俯畜无饥寒，自  
奉极刻苦，而常撙节所余，以  
待宾客及资助学子之困乏者，  
十餘年间，心力盖瘁焉。……  
儿曹七八人，幼而躬自授读，  
稍长，选择学校，稽督课业，  
皆夫人任之，启超未尝过问也。  
……至其平日操持内政，条  
理整肃，使启超不以家事要  
心，得专其力于所当务，又不  
俟言也。

不难窥知，李夫人具备了传统  
妇德的诸般品格。

我德有阙，君实匡之；  
我生多难，君扶将之；

我有疑事，君惟君商；  
我有赏心，君写君藏；  
我有幽忧，君嗅使康；  
我劳于外，君煦使忘；  
我唱君和，我掄君扬。  
今我失君，只影彷徨！

在《悼启》中，梁启超称李  
夫人为“良伴”，所谓：“天祐  
不终，夺我良伴，何其速耶？  
何其酷耶？”与前段所述李夫  
人之贤妻良母的家庭角色不  
同，此段所写乃是体现于大节  
的知己之情。《悼启》曾列举  
其事：

启超自结婚以来，常受夫  
人之策厉襄助，以粗自树立。蚤  
岁贫，无所得书，夫人辄思所以  
益之；记廿一岁时所蓄竹筒斋  
石印《二十四史》，实夫人嫁  
时簪珥所易也。中岁奔走国事，  
屡犯险艰，夫人恒引大义鼓其  
勇。洪宪之难，启超赴护国军，  
深夜与夫人诀。夫人曰：“上  
自高堂，下逮儿女，我一身任  
之；君但为国死，毋反顾也。”  
辞色慷慨，启超神志为壮焉。

而其夫妻相得，在《饮冰  
室合集》所录梁启超赠与夫人  
的诗词中已尽显现。相关诗篇  
至少有《上海遇雪寄蕙仙》、  
《寄内四首》、《兰陵王》(至日  
寄蕙仙计时当在道中)、《洞  
仙歌》(中秋寄内)、《台城路》  
(黄浦江送蕙仙归宁之黔余亦  
南还矣)、《清平乐》(十一月  
十八日夜宿酒刚醒忆前月今夕  
乃黄？送别时也惘然得句)六  
题，均为早年去国前所作。只  
是，其间多的是少年夫妻暂别  
的哀怨悲愁：“几多心事，算  
只有凄凉，背人无语。待取见  
时，一声声诉汝。”(《台城路》)  
“梦中细语商量，醒来残月横  
窗。待倩嫦娥瞧去，两人那个  
凄凉？”(《清平乐》)一种难  
舍难分的相思萦绕不去。

这种低徊感伤的言情方

式，到戊戌政变发生、梁启超  
流亡日本后即顿然改观。1899  
年底，梁再从日本游历美洲，  
于横渡太平洋的航程中，尝作  
《壮别二十六首》，中有“别内  
一首”：

一身常自主，四海等无家。  
合并聊相慰，分携亦自佳。

围炉谈意气，对镜数年华。  
匹马忽飞去，黄尘帽影斜。

自注云：“内子随侍家大人来  
省视，相居月馀，复别去。”说  
的即是《悼启》中“随先君省  
我于日本”之事。只是，此时  
尽管流亡天涯，无以家为，梁  
启超却已把别离视为常态。因  
而，即便重逢后又分离，依然  
意气风发，吐词豪壮。而这份  
壮怀又不只属于梁氏，“围炉”  
者尚有李夫人。

呜呼哀哉！

君我相敬爱，自结发来，未  
始有忤；

七年以前，不知何神魅所  
弄，而勃谿一度。

君之弥留，引疚自忤，如泣  
如诉。

我实不德，我实无礼，致君  
瘡疾，岂不由我之故？

天地有穷，此恨不可极，每  
一沉思，捶胸泪下如雨！

在告墓文写作的过程中，  
梁启超给大洋对岸的子女们  
写信，有一番自忤与坦白：“顺  
儿呵，我总觉得你妈妈这个怪  
病，是我们打那一回架打出来  
的。我实在哀痛之极，悔恨之  
极。我怕伤你们的心，始终不  
忍说，现在忍不住了，说出来  
也像把自己罪过减轻一点。”  
(9月29日信)此事内情已无  
从知晓。“七年以前”当为1918  
年，而李夫人患乳腺癌，病发  
于1915年冬，实与夫妻吵架

(下转4版) ▶